

# 数字普惠金融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作用

付誉 刘捷 彭宇航 莫晓梅 林欣

西南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500;

**摘要:** 研究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整合理论基础, 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内涵、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理论及其作用机制, 涵盖信息获取、交易成本、风险分担等维度。对二者现状深入分析后, 运用实证研究, 以多元数据匹配构建模型,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配置种类、结构、效率等影响, 并经稳健性检验确保结果可靠。异质性分析揭示其在不同家庭特征与地区的差异表现。案例分析进一步例证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有积极影响且具异质性。由此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化家庭金融教育与服务、优化金融市场环境与监管政策等建议, 同时指出研究不足并展望未来方向, 为相关领域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作用机制

**DOI:** 10.69979/3029-2700.24.12.002

##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 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它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 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 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加广泛地触及社会各阶层。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家庭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 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不仅关系到家庭财富的积累与保值增值, 还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实体经济的融资以及社会公平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家庭提供了更为便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这必然会引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一系列变化。<sup>[1]</sup> 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具体作用, 并深入剖析其内在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

## 1 理论基础

### 1.1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

数字普惠金融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金融服务模式。普惠金融旨在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平等、高效的金融服务, 而数字技术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便捷性、低成本、创新性等特点。通过互联网平台, 金融服务能够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 无论地域偏远与否, 只要有网络接入条件, 都有可能享受到金融

服务, 体现了普惠性。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服务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金融操作, 无需前往实体网点, 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数字化的运营模式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 使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得以降低, 如降低了交易手续费、管理费用等。同时, 数字普惠金融还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如智能投顾、数字货币等, 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 1.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互联网平台、金融科技应用等渠道为家庭提供了丰富的金融信息资源, 极大地降低了家庭进行金融交易的成本。<sup>[2-3]</sup> 家庭可以轻松获取各类金融产品的特点、风险与收益情况, 以及金融市场动态等信息。在线金融教育平台、理财资讯网站等为家庭提供了学习金融知识与投资技巧的机会, 降低了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成本与难度。家庭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其做出更理性、科学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备更高金融素养的家庭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资产组合。他们更有可能增加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例如, 从仅持有银行存款等低风险资产, 逐渐拓展到投资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 优化资产配置结构, 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 2 现状分析

### 2.1 数字普惠金融总体规模与增长趋势

通过相关统计数据与指标可以看出, 数字普惠金融

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例,近年来该指数持续上升,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sup>[4]</sup>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使用移动支付进行日常消费、转账汇款等操作。网络借贷余额在一定时期内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这主要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监管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具有更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消费者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度和需求也更高,同时金融监管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和创新环境也存在差异。

## 2.2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模式与产品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包括网络借贷、数字货币、智能投顾、移动支付与理财等。网络借贷平台为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了直接对接的渠道,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但也面临着信用风险评估、监管合规等挑战。数字货币的试点和推广正在稳步进行,其具有便捷、安全、可追溯等特点,有望改变未来的支付体系和货币流通模式。智能投顾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财务状况等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投资组合建议,降低了投资门槛,使普通投资者也能享受到专业的投资服务。移动支付与理财的结合,如余额宝等产品,让用户在进行支付的同时可以实现资金的理财增值,兼具流动性和收益性。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在不断创新产品类型,如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环保产业发展,供应链金融产品优化产业链资金流等,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 3 实证研究

### 3.1 研究设计

#### 3.1.1 数据来源

本实证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数据筛选过程中,排除了数据缺失严重、异常值等不合理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数据进行整理,将家庭层面数据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对应起来,并进行必要的变量转换和计算。通过分层抽样、加权处理等方法保证数据的代表性,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可靠的数

据基础。

#### 3.1.2 变量选取与定义

被解释变量方面,以家庭金融资产中股票、债券、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作为衡量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元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比例越高,表明家庭资产配置越倾向于风险资产,多元化程度越高。同时,采用 Herfindahl 指数或熵指数衡量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程度,该指数综合考虑了家庭投资各类资产的比例及其分布情况,指数值越小,多元化程度越高。另外,运用夏普比率、特雷诺比率等风险调整收益指标衡量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这些指标能够在考虑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评估家庭投资组合的收益表现。

解释变量选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标准。该指数综合反映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等多方面信息,能够全面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在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

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水平,以家庭人均年收入衡量,家庭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家庭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家庭规模,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进而影响金融资产配置;户主年龄,不同年龄阶段的户主在风险偏好、投资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教育程度,通过户主受教育年限或学历水平衡量,教育程度影响家庭对金融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能力;职业类型,不同职业的收入稳定性和风险特征不同;房产持有情况,房产作为家庭重要资产,其持有情况会影响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风险偏好,通过问卷调查家庭对风险的接受程度进行衡量。对每个控制变量进行详细的量化处理,以便在实证模型中准确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

#### 3.1.3 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问题与数据特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_i = \alpha + \beta_1 DF_i + \sum_{j=2}^n \beta_j X_{ij} + \epsilon_i$$

其中, $Y_i$ 表示第*i*个家庭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或其他被解释变量), $DF_i$ 表示第*i*个家庭所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X_{ij}$ 表示第*i*个家庭的第*j*个控制变量, $\alpha$ 为常数项,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n$ 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 $\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在模型构建过程中,还可考虑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如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收入水平的交互项  $DF_i \times Income_i$ ,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收

入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作用效果的异质性或调节效应。

##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样本数据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均值为 30.5%，标准差为 15.2%，表明家庭间在风险资产配置上存在一定差异，部分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较高，而部分家庭则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均值为 180.5，最小值为 50，最大值为 300，反映出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异较大。家庭收入水平平均值为 80000 元，家庭规模平均为 3.5 人，户主年龄均值为 45.5 岁，教育程度均值为 12.5 年，房产持有情况中拥有房产的家庭占比为 65%，风险偏好得分均值为 5.5 分。这些数据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基础信息，有助于了解样本家庭的基本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大致情况。

### 3.2.2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选定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统计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系数为 0.200，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1 单位，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平均增加 0.200%。

家庭收入水平（对数）的系数为 0.15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家庭收入越高，越有能力和意愿投资风险资产，这与理论预期相符。家庭规模的系数为 -0.500，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意味着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可能会因消费等支出压力增加而减少风险资产投资。户主年龄的系数为 -0.050，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倾向于减少风险资产投资，增加稳健资产配置，符合生命周期理论。教育程度的系数为 0.080，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反映出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和投资产品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更强，更倾向于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房产持有情况的系数为 -0.100，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拥有房产的家庭可能会将更多资金集中于房产，从而减少对其他金融风险资产的配置。风险偏好得分的系数为 0.12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风险偏好越高的家庭越积极地投资风险

资产。

### 3.2.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程度（采用熵指数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系数为 0.150（标准误为 0.040，t 值为 3.750，P 值为 0.00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采用夏普比率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系数为 0.050（标准误为 0.020，t 值为 2.500，P 值为 0.012\*），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之前以风险资产持有比例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增加控制变量：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家庭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均 GDP 的对数）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地区股票市场交易额占 GDP 的比例）两个控制变量。重新回归后，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系数为 0.180（标准误为 0.060，t 值为 3.000，P 值为 0.003\*\*\*），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也基本合理，进一步说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排除了遗漏重要变量对结果的干扰。

## 4 结论

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积极的影响。在资产配置种类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家庭增加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投资，丰富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种类。从结构上看，有助于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程度，降低家庭对单一资产（如银行存款）的过度依赖，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在资产配置效率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使家庭投资组合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收益或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承担更低的风险。

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家庭特征方面，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更容易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受益，能够更积极地调整金融资产配置。年轻家庭相对老年家庭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和应用程度更高，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调整能

力。在地区差异方面，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家庭受其影响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的变化更为明显；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虽然也在发展，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相对较弱，可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居民金融意识等因素有关。

#### 参考文献

- [1] 汪莉, 马诗淇, 叶欣.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1, 35(04): 93-109.
- [2] 杜召霞, 刘桂荣.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J]. 中国物价, 2023, (03): 94-96.
- [3] 李玉山, 张修海, 王丽纳, 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

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J]. 当代金融研究, 2023, 6(07): 28-43.

[4] 钱玥琳.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区域差异性[J]. 上海商业, 2023, (06): 67-6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家庭资产配置优化选择研究”（S202410615213）、西南石油大学第二十三期大学生课外开放实验重点项目“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2023KSZ10009）和西南石油大学第二十三期大学生课外开放实验普通项目“数字普惠金融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分析”（2023KSP10007）的研究成果。